

赛虎

祁怀清

儿时养狗，我到哪狗跟到哪儿，感觉狗就是个跟屁虫。现在养了一条名叫赛虎的小黑狗，尽管也黏人，但是回想半年来它经历过的跌宕起伏的离奇际遇，让我不得不对养狗的意义进行重新认识。

赛虎是一条地道的中华田园犬，俗称土狗或草狗，妥妥的本土物种。初次见到它，是五个月前在朋友的农庄里。那时它还是一条三个月大的小乳狗，见了人就往裤腿边蹭，尾巴摇得像狂风中的花朵，谁能把那么可爱的小狗同“连环凶杀案”联系起来呢？可农庄里偏偏先后有六十多只鸭苗凭空消失，监控视频里清楚明白地呈现着它撕咬鸭仔的画面。在如山的铁证面前，朋友气急败坏，高举棍棒，把它往死里打。瞧那小身子哆嗦成一团，到底没忍住，就向朋友开口，把它抱回了家。

到了新家，赛虎很快就适应了。最喜欢做的游戏是，独自叼着主人的鞋子满院子跑，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。见到邻居家的鸡鸭，也不扑不咬，有时似乎是忍不住想凑上去闻一闻，却又好像突然想起什么，发一会儿愣后又转身追蝴蝶蜻蜓去了。

老话说，“三年不打贼自招。”不用等三年，三周之后朋友打来电话，语气中满是愧疚：“错怪它是，是几只野猫干的，翻墙、接应、引诱、栽赃，整套流程如同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，不留任何痕迹。还把狗做得那么巧妙，引诱继任的护院小狗傻乎乎地追上去争抢，正好撞进监控视频里，替它们背锅。不是后来亲眼所见，真不敢相信，现在的野猫变得这么狡猾。”

接完朋友的电话，我蹲下身，抚摸赛虎的脑袋。赛虎歪着头，蹭蹭我的手腕，一副“我啥都不知道”的懵懂表情。再见到以前的主人，依然是摇头摆尾，往人怀里扑，丝毫没有记恨的意思。这时我才意识到，所谓“不辩白，不自证”，是相信真相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；所有“记吃不记打，记恩不记仇”，是笃定要把日子好好往前过。

可日子也不总是顺遂的。有个周六清晨我骑车去集市买菜，路过一栋总从里面传出狗叫声的老房子时，听到身后传来我熟悉的哼哼唧唧撒娇的狗叫声。我知道是赛虎跟出来了，就停下车，回头看去。看见赛虎正耷拉着脑袋，一副想跟又不敢跟的模样。

想着带赛虎逛一圈也好，就把它拴起来，往自行车杠上放——像过去遛娃那样。没想到赛虎的屁股一碰到车杠，就浑身不自在地扭起了麻花，活生生一副“狗子上轿，不受人抬”的窝囊相。

我把赛虎重新放到地上，让它不再跟着我，自个回去。这时突然从老房子里冲出一条邋里邋遢的老狗，那条老狗看见我把赛虎放到地上，就冲着赛虎狂吠起来。这一阵狂吠不打紧，突然呼啦啦从四面八方凭空冒出数十条流浪狗，个个瘦得肋骨都数得清，眼睛却绿得吓人。我赶紧调转头，想从中阻拦。可是哪里还来得及？只看见一团黑影嗖的一下蹿出重围，眨眼的工夫，就把那群狗远远甩在后面，很快就不见了踪影。

我火急火燎地买好菜赶回家，赛虎不见了踪影在门口候着了。看见我又热情地摇起了尾巴，只是胸口还剧烈地起伏着，眼神中依稀流露出一丝丝度尽劫波后的惊悚。原来在赛虎看似乖巧的身子里面，早就隐藏着一种跑赢危险的基因和本能。

赛虎遇到的最大的危险，是在小满那天深夜。我正在看书，听见它在院子里叫。起初没在意，后来那叫声就变了调，短促得像敲警钟。我披衣出去，雨丝飘到脸上，凉飕飕的。院灯底下，赛虎正围着一团磨盘大小的黑影上蹿下跳，左右腾挪，叫声又急又响。用手机电筒一照，我的头皮瞬间炸开——一条两米多长的银环蛇，与赛虎紧张地对峙着，红色的信子不断闪烁，泛着冷光。

怎么办呢？赛虎面对的可是是一条异常凶险的毒蛇。这种蛇我也是第二次见到，第一次看见还是20世纪70年代，在村小旁边的树林里。老家有一句俗语，叫“见蛇不打三分罪。”把蛇打死了，要挂在树上。上次见到的，是一条挂在树上的死银环蛇。现在见到的，是一条随时准备作出致命一击的活蛇，是打不得碰不得的国家保护动物。

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来不及多想，趁着赛虎与银环蛇仍在周旋，我返身找到用于捡垃圾的抓物钳，找到带盖的塑料桶，瞄准银环蛇的七寸，用抓物钳把它牢牢抓住，非常小心地放进塑料桶里，拧紧盖子，然后一手提着塑料桶，一手撑着自行车，朝着远离村庄的方向骑去。实在无路可走了，才停下车，打开桶盖，连蛇带桶一起扔了出去。看到银环蛇快速消失在无边的夜色中，才大喘了几口粗气。

我调转头，发现赛虎也跟了过来，用湿漉漉的鼻子碰了碰我，好像在为我壮胆，说，有我在，你别怕。我摸了摸赛虎的头，表扬它说：“你今天的表现很棒，只对峙，不抵抗，及时通风报信。一旦发生正面冲突，被咬到了，你的小命可就没救了。”

妻子后来听我说起这件事，问我当时究竟害不害怕。我老老实实地回答说，怎么不害怕呢？这种蛇太毒了，只要被咬到，很难救过来。我担心的不是自己。凭着儿时练就的钻天入地的本事，它不太可能咬到我，但是家人、邻居和赛虎都不认识它，不知道它的厉害，一旦被误伤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妻子继续追问：“毒蛇怎么会跑到我们家里来呢？”我回想起惊蛰过后晚上外出散步，常见一些青蛙往路灯下的围墙撞，真是“撞了南墙不回头”。担心它们把自己撞死，就把它们捧回来，喂养在院内的小荷塘里。如今荷塘里蛙声一片，好多小蝌蚪正在健康成长。应该是成群的青蛙引来了银环蛇。这样一回想，感觉赛虎守护着的，不仅仅是我们家的这个小院，还有这方水土逐渐恢复的旺盛生机。

现在赛虎已有八个月大了，站起来齐了我的膝盖，叫起来更是中气十足，震得院子里的陶缸石钵都“嗡嗡”作响。它还是爱凑过来让我摸摸，见到人还是会摇头摆尾。可我知道，这个被冤枉不辩解、被围追不慌张、见了毒蛇敢挡在前头的小家伙，是真的长大了。

人说狗活一世，不过陪人一程。可是回望赛虎走过的路，每一步都是它自己踩实的。尽管挨过打，受过惊，担过忧，却始终软和，也日益皮实。往后的日子还长，它肯定还会遇到更多的事，遭受更多的险，但我一点都不再担心了——能够勇敢地经受那么多艰险，日益成熟的小狗赛虎，往后的步履肯定会更加坚实，往后的经历也一定会更加精彩。

1

去年十月末，第一次到唐大庄。

当时，我应北京市文联和北京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实施的作家创作计划而往，目的地是通州区台湖镇一个叫唐大庄的村子。北京乡村的地名，有着各种来源，有时候叫起来很奇怪，也费劲，比如这个“唐大庄”，我差不多是四个月以后才记住了准确村名，这是后话。二十来分钟车程，从东四环出发，穿过楼房，还是楼房，过了六环，便抵达了这个名字里带着北方土地敦实气息的村落。然而，迎接我的景象，很有些出乎意料。

十月向来是京郊最绚烂的季节，但见树影蓊郁，秋水盈盈，村舍俨然，道路齐整。在整个中国城乡社会都进入生态文明高度发展时期的今天，特别是在在经济水平相对发达的北京副中心通州，乡村的绿地多、设施完善，不算稀罕，稀罕的是它的宁静、井然、有风致。它也不太像炊烟袅袅、鸡犬相闻的传统村落，更像一个虽历史古老但保有生机，生活方式还很洋气的新型居民社区。其实，对于这个元代便有村落生活记载的村庄，古老是它的根底，有风致是它的底蕴。

在年轻的驻村书记陪同下，走过魔法主题的系列民宿、装饰简约的网红连锁咖啡馆，推门几个大院落，最后在一个金鱼博物馆里停下脚步。作为一个村庄专题博物馆，那馆不小，像一枚楔子，轻轻敲开了我对于这个总共一千二百亩土地、人口不过四百八十人的村庄的想象。

2

水，是这片土地的密码。

唐大庄是北方平原上罕见的“水乡”，它有幸坐落在两条古老的河流之间——北有萧太后河，南是凉水河。这两条河都属于北运河水系。两条河之间便是村庄。萧太后河是唐大庄村的母亲河，近千年来，从运输、饮水、灌溉到抗旱、排涝，不同历史阶段发挥着不同功能。关于萧太后这位契丹贵族女性，正史野史均有不少记录。相传这条人工河流，是中国唯一一条以人名命名的河流——虽然对此说法的确定性我存疑，开凿完工于辽统和六年，总长大约二十公里，向西在唐大庄附近注入凉水河，再由凉水河在张家湾汇入京杭大运河。凉水河开凿于隋代，又称永济渠。

馆里的图片与文字告诉我，这里曾因水而兴，京杭大运河到了通州张家湾，与通惠河、凉水河、萧太后河等内河联通，深入京城内部。唐大庄东边挨着张家湾码头。在运河运力强盛时期，“河面船只穿行，河岸行人如织，如同江南水乡”。明清笔记里关于河两岸的这些描写，既可见当时河水之清、运力之强，也可见河流两岸行人交织、生活安逸的村庄场景。夹在两河之间，地势低洼，水多，湿地多，唐大庄人祖祖辈辈靠水吃水，除了种植包括水稻在内的粮食，还挖掘坑塘复鱼，养殖的鱼类既有食用鱼，也有观赏金鱼，随行就市，产业模式几度调整。

养金鱼，唐大庄大概是养出了名气。唐大庄养金鱼的历史，最早要追溯到清中后期。因为宫中需要，金鱼从苏杭出发，沿着运河往北运到张家湾，沿萧太后的河进城，就这样，坐落在萧太后河边的唐大庄逐渐出现了许多鱼把式。养殖金鱼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成为村民的主要“职业”，也是个体和家庭经济来源。20世纪80年代后，唐大庄中断了很久的金鱼养殖习惯又恢复了。“金鱼坐落飞机走”，迄今还是曾经的老鱼把式孙淑敏老太太骄傲的谈资。

今年已经八十一岁的孙老太太，1973年经堂姐介绍，从老家唐山嫁到这个村子。婆家姓宋，哥仁，丈夫排行老

二。

退休回乡后，有时想起年轻时因为“土”闹出的笑话，忍不住笑出声来，笑完又有些感慨。

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，叔叔带我去陕西西安修阳安铁路。同行有十多人，我们从西安坐火车到略阳站，住进小旅社。第二天一早，大家端着脸盆去嘉陵江边洗脸刷牙。叔叔给我买了牙膏牙刷，可我在乡下从没用过，不知道怎么刷。离我近的是个打扮洋气的姑娘，正在刷牙。我就看着她，想学。

她一抬头见我看着她，火了：“老看我干什么？”

我脸腾地红了，手里攥着牙刷把捏出了汗，张了几次嘴才说：“我没刷过牙，想看你咋刷。”

姑娘露出轻蔑的表情，高声喊：“家娃！”我当时不太懂西安话，就问：“家娃是啥意思？”

有人笑着向我解释：“就是乡巴佬的意思。”

众人哄笑。我窘得头抵胸口，手捏衣角发抖，恨不得得钻地缝。

水边的唐大庄

刘琼



水边的村子(布面油画)

罗尔纯 作

大，家境不好。这个性格爽朗、能吃苦、有闯劲、识点字的乡村妇女说着一口唐山话，嫁过来后，生儿养女，为了生计，种田、养鱼、推磨，什么都干，什么都能干。在老太太的记忆中，刚嫁来时，村里有近六百亩水面、三十多家养鱼户。年底生产队抓阄重新分配时，在她的怂恿下，之前只会赶马车的丈夫，出面承包了二十多亩水面，从此夫妻同心，一起下苦力，养了三十多年的鱼。经过近四十年的劳动积累，宋家老大的家底渐渐地殷实起来。他们把分到手的位于村子最边上的三间祖产——也是土房，改造成清水上墙、根根柱柱到底的砖瓦房，又把隔壁已经进城的宋家老二老三的空闲房子一起围拢成两个院子，砌上院墙，利利落落坐落在村庄西边的主道边，成了唐大庄的“大宅门”。

3

水给了生计，也给了局限。差不多到2016年以后，养金鱼这条路走不通了。主要原因是唐大庄南段挨着的凉水河，处于整个台湖镇地势最低端，被北京市用于排涝泄洪，周边坑塘都没法进行鱼塘养殖。另一个原因是没有继承人。老鱼把式们渐渐都老了，周边小工厂多，就业容易，养鱼太苦，年轻人宁愿到工厂上班，也不愿意跟着老辈儿学习养鱼。不养鱼后，村民把坑塘退还给政府。政府按照统一规划，对这一带进行万亩森林改造。2016、2017年这两年又赶上北京市进行疏解整治，集中腾退一批高耗能低产出的企业。唐大庄北边原先有十几家小企业，在这次集中整治中都一一关停腾退。对依靠进厂打工的唐大庄的村民来说，这是一记重拳。疏解整治后，小企业没了，鱼塘也没了，老百姓基本没事干了。周边其他村虽然也有类似情况，但因为交通便利，地理位置好一些，房屋出租相对容易。唐大庄就不行了。公路、铁路交通兴起后，原先舟楫往来繁忙、依靠水路河运生活的唐大庄，被六环路阻隔在外围，从曾经的交通便捷到位置偏僻，房子租不出去，村里的“瓦片经济”也搞不起来。一时间，唐大庄失去了经济来源，家庭和个人没钱挣，集体经济也没有。产业单一，经济疲弱，人心也难免蒙尘，是所谓的“历史穷，动力穷，心里穷”。唐大庄这个历史上曾经被村民们自嘲为“鸟不拉屎的地方”，从2016年以后，又进入“贫穷的恐慌”中。

一时间，村静了，人也走空了。村庄的未来，像那早先断流污染的萧太后河，一度失去了方向。

20世纪上半叶，萧太后河里的水，真的就像传说那样清澈甘冽，人们从河中直接取水饮用。水里螺蛳成群、小鱼穿梭，孩子们游戏嬉戏，一幅水丰草茂的江南景象。50年代，这条河成为废弃的河流，干涸、断流。近几年，治理萧太后河的计划开始实施，通过生态治河、中水回用、历史文化挖掘等措施，一条十二点四公里的滨水文化休闲廊道，慢慢改变往昔旧貌。村庄北边的萧太后河，这条相传以辽代萧太后命名、曾舟楫往来的古运河，经过数十年生态治理，成了一条滨水文化廊道。位于通州区台湖镇口子村的萧太后河码头遗址公园，已经开门迎客。

更大的浪潮来自南边。2019年，北京环球影城在离村庄六七公里外拔地而起。环球影城旁边的那条清水河，便是萧太后河。与萧太后河一样迎来彻底变化的还有它身边的村庄。寂静的唐大庄，仿佛是一夜之间，从昔日通州区的贫困乡村，成为环球影城的后花园，继而成为今天远近闻名的“高质量发展示范区”。

唐大庄因水而困，如今发生这么大的变化，转机，或许就藏在危机里，藏在那“水”的缘法里？

去年十月末对于唐大庄的匆匆一瞥，像读了一本残卷的序章，故事未了，余韵悠长。今年二月末，柳芽儿还在沉睡，可以说是带着疑问，在老舍文学院副院长和帅哥李睦的陪同下，我又一次造访了唐大庄。村庄的脉络，在我眼前清晰地生长起来。

这次到唐大庄，见到了村里的“当家人”，赵建民书记。他年过五旬，沉稳而务实，是镇里派下来帮扶的干部，一扎就是五年。在他的讲述里，唐大庄的过往与现今，如一幅画卷缓缓展开。生活其实是在比较中，才懂得好过不好过。变化也是在比较中产生。或者用赵建民的话，唐大庄变化的机遇，是“抢来的”。

然而，机遇只是地图，路要靠自己走。没有山水名胜的平原村落，拿什么吸引人？“就剩下这些民房了。”赵书记说。于是，一个大胆的念头成形：做民宿。可农民有顾虑，怕房子租出去毁了，怕收不到钱；投资者也有顾虑，怕经营受干扰，怕权益无保障。破局，需要一股向心的力。村干部带头，先拿出自家的院子，引进品牌，做出样板。村里成立了公司，搭建平台，规范合同，透明设计，还配了法务保障双方。他们不再仅仅是管理

那些帮我解围的人

卢小白

同行的张大哥站出来对我的人说：“有什么好笑的？回去问你爹妈，三十年前是不是乡巴佬？三十年前会不会刷牙？”他把我拉到河边，教会了我刷牙。

上午我们坐汽车去西乡，盘山路又弯又窄，下午一点到汉中。带队的买了橘子分给大家。我第一次见橘子，不知道怎么吃。有了江边的教训，没敢动手。张大哥看出我的心思，拉我走出人群，告诉我橘子怎么吃，又帮我解了围。

二十多年后我去西安看望张大哥，他已经在中学教书。我提起往事，向他道谢，张大哥笑着说：“想不想见当年嘲笑我的那个姑娘？你现在恨不恨她？”张大哥说她姓任，很早已经离开了工程局。汉中别后再未见过这位姑娘，我那时还会记恨她呢？于是就答应了。

第二天，我们在兴庆公园见了她。她

烫着时髦短发，虽人到中年，但我一眼就认了出来。

说起当年的事，她隐约记得一些，有点不好意思：“那时候年轻，说话不中听，请谅解。这些年和农村人打交道，觉得他们憨厚朴实，人挺好的。我丈夫也是农村来的。”

我笑道：“说实话，那是头一回那么尴尬。多年过去我们都变了，时代向前发展，我们都得往前走嘛。”

那天任女士做东，请我们吃饭。临走时她再次道歉，我再次感谢张大哥。我握着他们的手说：“家娃就此告别，二位保重！”大家大笑分手。

说起来，还有一件“土”事记忆深刻。那是1995年，我和三个同事去武汉出差，住在新华路工人文化宫招待所。同行的老朱比我大八九岁，而另两位年轻人比我

小十几岁。当日无事，年轻同事鼓动我们去招待所歌厅感受一下。

进门是大厅，摆了十几张桌子，桌旁是藤椅，桌上点着蜡烛。客人穿着时髦。我们四个显得另类，浑身不自在。

我内急，服务生将我领到卫生间。完事洗手，刚关上水龙头，墙上一个盒子呜呜呜响起来，一股热风吹下来，灯不停地闪。我吓坏了，以为弄坏了东西，大喊服务生。服务生赶来，看着我一脸惊慌，忙笑着向我解释：这是烘手机，是洗完手烘干用的，烘干就不用纸巾擦手了。

回去我讲了这个小奇闻，大家哈哈大笑，引得周围人都朝我们这边看。两个年轻人也没见过这新鲜玩意儿，结伴去卫生间体验。回来后，他们都说将来结婚了也要在卫生间装一个。

几十年过去，当年的“家娃”早已不再是那个没见过世面的年轻人，再不会因为刷牙、吃橘子出丑，也不会被烘手机吓到。那段“土气”的日子，那些帮我解围的人，都成了心里温暖的记忆。

者，更是服务者、协调人。信任，在“把图纸公布出来，让大家都来看”的坦诚中，一点点建立。

2021年，孙老太太带领全家，成为整个唐大庄第一个与投资商签约租房的村民家庭。敢作敢为的老太太又一次率先“吃螃蟹”了。中国农民务实，榜样对他们来说，最有说服力。于是，整个村庄的变化像春水漫过冻土，悄然发生。

从2021年的四家试点，到如今的九十多家院落，曾经沉寂的村庄，成了民宿的聚落。租金从一年一两万元，跃升到十万、二十万元。其中，以孙老太太最甚，她的两个紧挨着的院落地势好，在路边开阔处，“暖唐”民宿投资商看上了。老太太很爽利，赵建民书记等一牵线，她就应承下来。立刻给两个院子竖切一刀，形成田字格，除了四分之一自住，其余三部分全部出租，一年坐收四十万元租金，一签十年。

我去的时候，欧式风格的暖唐招牌从住宿到饭店，一溜排开，十分打眼。沿着胡同口往里走两步，便是孙老太太一家自住的院落。孙老太太手里有钱，脚下有力，说话也干脆，说：“过去在坑塘养金鱼，天越热越遭罪，一年挣四五万元顶天了。现在这钱，是坐在家，稳当地赚来。”她的眼睛里，有光。

唐大庄这些年确实变化大。村民们有钱了。村民们虽然院落有大有小、有多有少，情况不太一样，但每家每户平均都有十万八万元的租金进项。村里的妇女和老人，有了收拾客房、打扫街道的新工作，按日计酬，也有一笔收入。据说过去闹分家的年轻人，如今也常回来住，村里越来越有人气。这两年，北京市拿出四千万，对唐大庄的各种基础设施进行改造，比如停车场、充电桩、上下水，等等。如今，村民们住在自己的接地气的房子里，看见自己的生活着着实实在与村庄的发展联系在一起，心情自然就舒畅起来。赵建民书记总结这叫“三富”：眼里富，心气富，生活富。

我漫步村中。村民的民房，民宿老板租下后，不仅装修，还装修得很好，加装地暖、空调不说，用材讲究，设计美观。白天，统一的大巴车将住客送往不远处的环球影城。村庄干净、安宁，又充满生气。白墙灰瓦的院落被改造得各有情趣，时髦又温馨。金鱼博物馆还没开张，便有游客带着孩子来打听什么时候开门。

中国乡村的发展有好多种模式，千变万变都离不开人。第二次到唐大庄最大的收获可能就是见到赵建民。孙老太太也是他领着我们去串门认识的。“情怀嘛，”这位从农村考出去、又回到农村的干部想了想，“就是农村出来的孩子，年纪越大，越想家乡，就想为它做点什么”。他还有五年任期，目标是干到退休，看着这片土地真正“活”起来，富起来。

离开时，我又走到村边。初春的风还带着寒意，但河水已泛起活泼的波光。萧太后河静静流淌，它见过千年的漕运繁华，见过后来的断流枯寂，如今，又映照出一个村庄崭新的倒影。唐大庄的故事，是水的故事，是土地的故事，最终，是人的故事。是一群不再只是低头耕耘，而是学会抬头看路、伸手合作的新农人，在古老的河岸边，为自己，也为家园，踏出了一条充满希望的、崭新的路。

水，曾带来丰饶，也曾带来迷茫。如今，这水，载着变革的舟，正驶向远方。

刘琼：艺术学博士，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委员，《人民日报》文艺部副主任。曾获《文学报·新批评》优秀评论奖、《雨花》文学奖、《当代作家评论》优秀评论奖、中国报告文学奖等。著有《晨耳：匆匆却永恒》《通往查济的路上》《花间词外》等专著。

刘琼：艺术学博士，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委员，《人民日报》文艺部副主任。曾获《文学报·新批评》优秀评论奖、《雨花》文学奖、《当代作家评论》优秀评论奖、中国报告文学奖等。著有《晨耳：匆匆却永恒》《通往查济的路上》《花间词外》等专著。

刘琼：艺术学博士，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委员，《人民日报》文艺部副主任。曾获《文学报·新批评》优秀评论奖、《雨花》文学奖、《当代作家评论》优秀评论奖、中国报告文学奖等。著有《晨耳：匆匆却永恒》《通往查济的路上》《花间词外》等专著。

刘琼：艺术学博士，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委员，《人民日报》文艺部副主任。曾获《文学报·新批评》优秀评论奖、《雨花》文学奖、《当代作家评论》优秀评论奖、中国报告文学奖等。著有《晨耳：匆匆却永恒》《通往查济的路上》《花间词外》等专著。

刘琼：艺术学博士，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委员，《人民日报》文艺部副主任。曾获《文学报·新批评》优秀评论奖、《雨花》文学奖、《当代作家评论》优秀评论奖、中国报告文学奖等。著有《晨耳：匆匆却永恒》《通往查济的路上》《花间词外》等专著。

刘琼：艺术学博士，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委员，《人民日报》文艺部副主任。曾获《文学报·新批评》优秀评论奖、《雨花》文学奖、《当代作家评论》优秀评论奖、中国报告文学奖等。著有《晨耳：匆匆却永恒》《通往查济的路上》《花间词外》等专著。

刘琼：艺术学博士，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委员，《人民日报》文艺部副主任。曾获《文学报·新批评》优秀评论奖、《雨花》文学奖、《当代作家评论》优秀评论奖、中国报告文学奖等。著有《晨耳：匆匆却永恒》《通往查济的路上》《花间词外》等专著。

刘琼：艺术学博士，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委员，《人民日报》文艺部副主任。曾获《文学报·新批评》优秀评论奖、《雨花》文学奖、《当代作家评论》优秀评论奖、中国报告文学奖等。著有《晨耳：匆匆却永恒》《通往查济的路上》《花间词外》等专著。

刘琼：艺术学博士，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委员，《人民日报》文艺部副主任。曾获《文学报·新批评》优秀评论奖、《雨花》文学奖、《当代作家评论》优秀评论奖、中国报告文学奖等。著有《晨耳：匆匆却永恒》《通往查济的路上》《花间词外》等专著。

刘琼：艺术学博士，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委员，《人民日报》文艺部副主任。曾获《文学报·新批评》优秀评论奖、《雨花》文学奖、《当代作家评论》优秀评论奖、中国报告文学奖等。著有《晨耳：匆匆却永恒》《通往查济的路上》《花间词外》等专著。

刘琼：艺术学博士，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委员，《人民日报》文艺部副主任。曾获《文学报·新批评》优秀评论奖、《雨花》文学奖、《当代作家评论》优秀评论奖、中国报告文学奖等。著有《晨耳：匆匆却永恒》《通往查济的路上》《花间词外》等专著。

刘琼：艺术学博士，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委员，《人民日报》文艺部副主任。曾获《文学报·新批评》优秀评论奖、《雨花》文学奖、《当代作家评论》优秀评论奖、中国报告文学奖等。著有《晨耳：匆匆却永恒》《通往查济的路上》《花间词外》等专著。